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宋　袁樞　撰

張氏據涼

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横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

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内史晉昌張越凉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凉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

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袪走之朝廷得鎮袪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袪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袪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

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絶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
禄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
軍杜勲獻馬五百匹毲布三萬疋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説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
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
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
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
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
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
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
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
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

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
計詔拜寔都督陜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
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
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
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賛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
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
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

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求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

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天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　京兆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

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因請誅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

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凉州遣其將

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

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
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
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
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
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
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埶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
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
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

蕃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

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卒為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

牧西平公𢾈其境内前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凉州牧凉王　冬十二月凉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

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汜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

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

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胄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胄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胄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衆大潰胄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

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三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

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

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

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
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
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
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
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
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
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為
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

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揔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

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

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别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

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

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

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

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

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户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内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躭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
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
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
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顧請兵七千人必破
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
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
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
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一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

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户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

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勲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

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適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

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

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髙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

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充實府庫正以讐恥未雪志平海内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虚而寇讐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

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宽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

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

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史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荆州恱成都内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内綜心膂外為牙爪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

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
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
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
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别駕郭舒
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
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奔亡
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
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

王廙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聲名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之

會廣州將温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

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為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　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啟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

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
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
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弢
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内史
謝擒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　秋
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
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
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斂

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
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
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
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
刺史以下寖益驕横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
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
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
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

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必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

復致牋於菘求討丹水賊以自效菘許之陶侃遺菘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菘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荆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

侃敎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曽所敗敎意攀承侃風㫖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

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埶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

虜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内史朱伺謂虜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虜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趣揚口虜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

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

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脩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脩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曽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

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

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

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瑯

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

為尚書以田徽為兖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　劉琨

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

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内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

文鴦從弟末柸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㣲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㣲陸眷所敗㣲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㣲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

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鋭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

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

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叚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埶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叚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

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椽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

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東嵩朱碩貪横尤
甚北州謡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東郎調發
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栁城盛稱
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
鮮卑烏桓以為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埶益
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
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
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

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
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
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
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
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
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
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
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

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
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
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孫其可信乎
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
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
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
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
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

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等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

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故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内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

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

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

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

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禄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

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贔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

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
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
續子乂爲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
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
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
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
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

江東睿以脩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啟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内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

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强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强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

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叚匹磾遣信邀之巳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叚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

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
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叚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
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
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
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
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

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
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虚襲
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
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
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
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
内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别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
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

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

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邵續勤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叚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叚末杯攻叚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孰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

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肩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

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
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
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
文鴦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
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
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
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

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爲冦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内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内史洎勸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户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幷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

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粲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為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

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伐剌客以剌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

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

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逆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

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

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慕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

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

軍劉斡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陜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

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慕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

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凖為大司空領司隷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

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録尚書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决於

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没輒帥衆扶侍

梓宫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胄等奉迎梓宫漢尚書北宫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宫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禄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鋭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

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大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

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御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　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

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内覘大駕彊弱俟其

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遂斬脩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

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
上帝、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
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
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
在鄴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内史
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
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
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

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頴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

賴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

刺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

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
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
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
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
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
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
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
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

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鋭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

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内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

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埶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

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

洛陽城巳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巳獲之其敕將

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
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
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
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
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
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
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
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

曜但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

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十餘人于洛陽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

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大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

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七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

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

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囘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畧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畧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

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

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

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户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将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将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将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将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

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公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絶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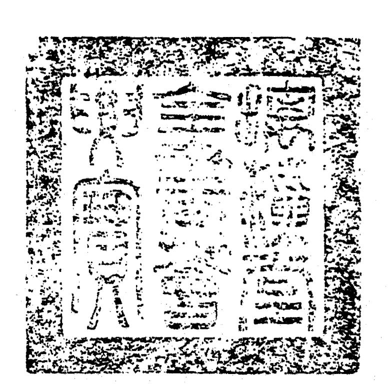
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竇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

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劒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劒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

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許祖懐